



拉萨变迁记

程勇



历史是奔腾不息的长河，虽然三十年是长河中短短的一瞬，但我所亲历的拉萨变迁是史诗般的。

1990年8月，我被分配到西藏军区某部任排长，部队驻地在拉萨市西郊，挨着拉萨河。营区门前一条连着城里的沙石路静静躺着，除了蓝天白云、远山近水以外，四周的山上没有一棵树木。

待工作步入正轨后，每逢周末，我便请假去看拉萨的各个景点。那时的拉萨在我头脑中能展现的地图近乎是一张白纸，但却保留着一种原始的神圣感。

当时的布达拉宫前也有广场，可面积很小，而且高低不平；八廓街还是一条纯粹的转经道，两侧是低矮的石木结构房屋，一楼开着些卖宗教用品和生活必需品的小店。这是老城的招牌形象。市区并不大，就那么几条不平整的公路连

接着，出租车、公交车也少，交通不便。当然构成这座城市的不仅是这些，还有她的空间量度、厚重历史以及人文精神。每当我放眼打量街巷，就像翻阅写满字的纸页：城市告诉我所有应该思索的东西，这是我从行走中体会到的。

1995年，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，布达拉宫广场扩建，成为拉萨市的地标性公共空间，兼具文化、集会和观光功能，进一步提升了世界文化遗产布达拉宫的整体风貌。同时，城市化进程也在快速向周边扩展。连队门前的那条沙石路也早已变成了宽敞的柏油路。

1999年，我认识了在区人社厅就业局上班的爱人。当时她们单位上班的地方就几间陈旧、低矮的房子，连职工的住房都没法保障。后来的几年，一幢崭新的办公楼、住宿楼矗立在夺底路上。一

随着城市的发展，拉萨河两岸的变迁最为明显。以至于她的每一滴水珠，每一片滩涂都被附加了很多的象征意义。曾经荒芜的河滩上建起了滨河公园，每到傍晚，穿着各式服装的人们在这

一切都向前和向上运动着，轻盈地飞起，并在空中画出长线。

时间来到2006年7月1日，一列火车像一种距离的辩证法，从中国速度中穿越而来，并从拉萨河大桥上横穿而过。一夜之间，拉萨的街头多了许多拖着行李箱的游客。随着旅游业的兴盛，八廓街上的商铺也渐渐多了起来，而且成了“必打卡”景点。大昭寺广场上，举着自拍杆的游客比转经的信徒还要多。传统藏式院落被改造成了精品酒店；老字号

甜茶馆旁边开起了咖啡馆……

我曾在一些景点与游客聊天，他们认为旅行是一面透射镜，既可以照见自己所拥有和认识的事物是何等的少，也可以照见自己未曾拥有和永远不会拥有的是何等的多。来西藏，或者来拉萨就是这样一种深刻的体验。所以有些游客一来再来。

随着城市的发展，拉萨河两岸的变迁最为明显。以至于她的每一滴水珠，每一片滩涂都被附加了很多的象征意义。曾经荒芜的河滩上建起了滨河公园，每到傍晚，穿着各式服装的人们在这

里散步、跳锅庄。有藏族老人摇着转经筒缓步而行，也有内地来的年轻人在健身器材上挥汗如雨。夏夜，广场上会响起音乐，藏族阿妈们和汉族姑娘一起跳着改良版的广场舞，藏袍与牛仔裤在暮色中旋转出奇妙的和谐。

在拉萨当兵的二十多年来，我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变化：原来四周光秃秃的山坡上已种下树木；高速公路正沿着河岸延伸，过去开车到贡嘎机场要一个多小时，“两桥一隧”通车后，时间缩短了三十分钟；青藏铁路、拉日铁路、拉林铁路也从拉萨河上跨越而过；城市供暖、地下管网等工程，更是将拉萨建设得温暖、舒适……

但拉萨的神奇之处就在于，最深刻的变迁与最恒久的传统总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。在每个观念和每条路线的转折点之间，总能让人唤起许多回忆。于是，世界上来过这里的人都把拉萨印刻在记忆里。

我们的60年

春天，到单位开启工作。办公室不大，但有一面敞亮的落地窗。那段日子，我常立窗前，静静地向外望——蓝的天，白的云，绿的山，灰的楼，还有看不清却听得清的鸟鸣，都被那方窗框妥帖地收纳其中。

天空离我很近，近得仿佛纵身一跃就能融入那片湛蓝。天空又一定很深，深得足以盛放人间所有的悲喜。拉萨是名副其实的日光城，一年有近300天，天空不带一丝云、蓝得纯粹。拉萨的蓝天拍不出、画不出，它只适合烙印在心上，一阖眼，便是整片澄澈。

这里的云，向来不甘寂寞，最喜欢四处走着逛着，如藏羚羊奔跑在藏北草原。它们瞬息万变，人间有的形状，它们一转身便幻化出来，教人分不清是谁在临摹谁。拉萨极少阴天，即便有云，也多是淡灰色的，一块块的，总遮不住背后跃跃欲出的蓝底。拉萨的蓝天和白云相依相偎，像一对神仙眷侣。生活在这里的人，时常会有进入仙境的错觉。

站在窗前，如同面对一幅巨画。云霭缠绕山峦，山又挽着云。拉萨的夜雨也极有韵味，淅淅沥沥伴入梦。待晨曦初露，悄然离去，只留薄云系半山，如古格宣舞中姑娘遮面的面帘。

云的下缘，连着起伏的山峦线。最先抓住视线的是三座高山，一座比一座高，错位望向我。而我窗前最近的这座山，东西横卧，通体只在短暂的夏季透出隐约的绿意，像披上一层若有若无的青色薄绒，之后便复归坚定朴拙的灰褐色。晴时，三座山是淡绿的；云过时，中间一座转成墨色，最远的则变成灰青。山间有弯曲小路，仿佛一条细细的羊毛线飘落——或许是搭塔人走出来的，也可能是村民上山挂经幡踏出来的。

闲暇时，我也喜欢一个人，守着八廓街里的一扇窗。那里的建筑和人们，仿佛一面透明的镜子，使我更加看清自己。我不知有多少人同我一样，喜欢看一扇窗外的风景，还看出满心的幸福来。而当我将目光投向更远处，顺山势往下，顿珠金融城依山成形，玻璃幕墙倒映流云，为这幅画添上最现代的一笔。它与布达拉宫隔水相望，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。它也在窗的那头与我对视，仿佛能从我眼中，读懂我们对传统与现代的拥抱。拉萨的传统与时尚就像蓝天和白云，在一颦一眸间，丝滑相容，不着痕迹。

而这一切，最终都倒映在窗前那条蜿蜒的拉萨河里。

“吉曲河”（即“拉萨河”）顾名思义，是快乐的水、幸福的水。直到今天，“吉曲”这个名字仍活在茶馆、饭店、小区的招牌上，活在人们的念想里。我常去八廓街边的吉曲饭店，在果树下与友人闲坐聊天，阳光碎碎地跌进甜茶碗，服务员的藏装裙摆，在海棠花边拂过，绘出吉曲河一样的褶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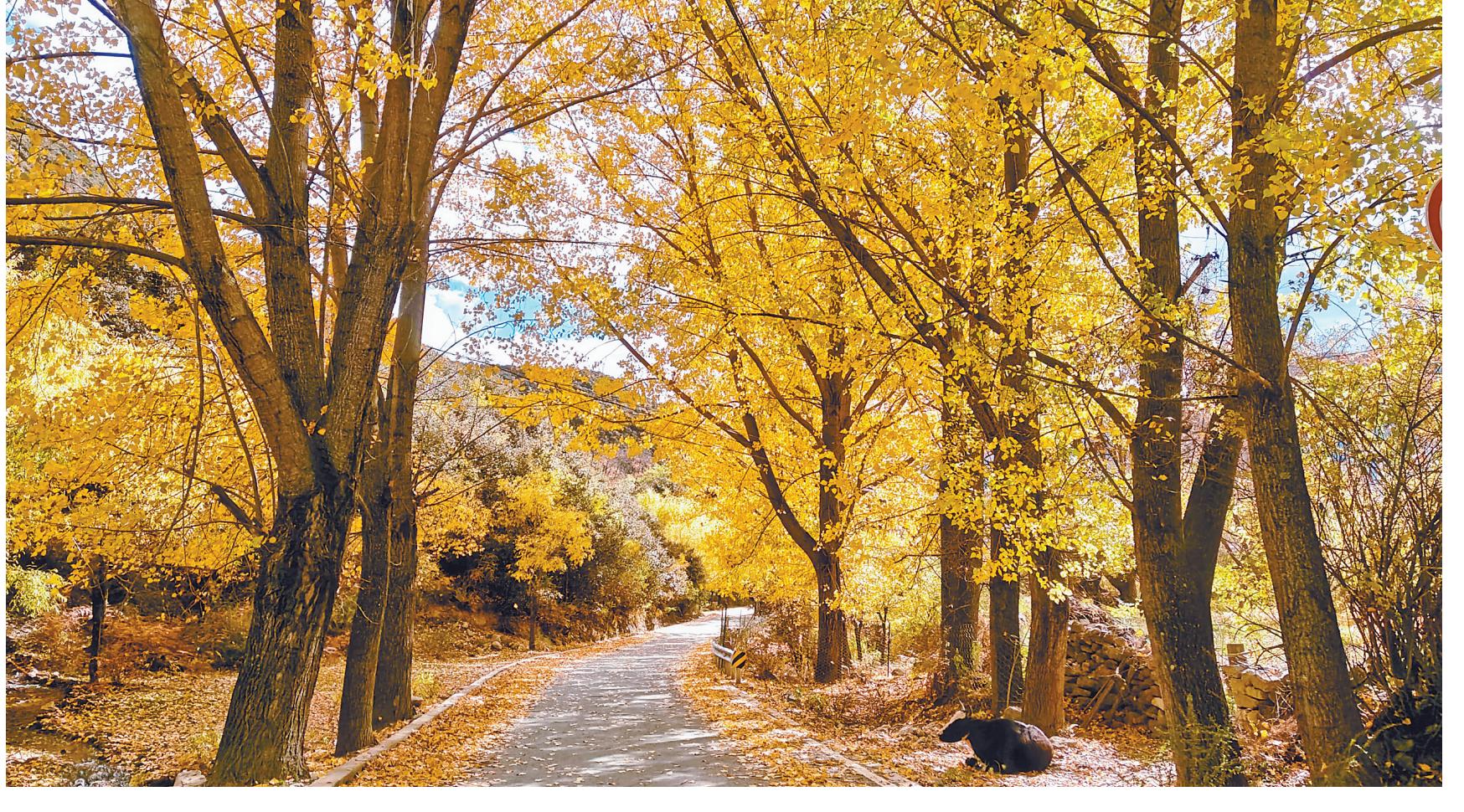
窗下的马路上，车流不息，一辆接一辆滑过。偶尔在我打开窗户时，几声轻微的喇叭声穿透玻璃，漫进屋内。从这扇窗看出去，同一段拉萨河竟展现出不同的姿态。3号闸桥拦出开阔的人工湖，一片碧绿平湖，水鸟盘旋；而下游清浅，支流如辫，四散铺展——是拉萨河独有的辫状水系。

每次隔窗望河，都像与一位智慧老者对望。河上的桥如光，照亮时间的回溯。1951年秋，十八军先遣支队抵达拉萨香嘎渡口，在河滩整装宿营，翌日乘牛皮船进入拉萨。那时，在广阔的拉萨河上，木船和牛皮船是仅有的交通工具。如今大桥飞架，天堑变通途。前阵子，自治区首届端午牛皮船（龙舟）赛在这河上举行，传统牛皮船带着遥远的故事，赶赴一场与龙舟的千年之约。

秋日，我告别这扇窗。走上街头，迎面鲜花彩旗，处处喜庆祥和。那扇窗里的画，在我每一步前行中愈发恢宏生动。

高原秋韵

唐晓光 摄



唱响生态文明歌

——评儿童舞台剧《高原上的精灵》

桑吉东智



图为《高原上的精灵》剧照。

今年7月25日，由西藏自治区话剧团精心打造的原创儿童舞台剧《高原上的精灵》在藏戏艺术中心剧场正式与观众见面。该剧一经首演，就获得了业界和广大观众的好评。这部剧把“去人类中心化”的生态保护理念写进了孩子的心里，让“生态”不再是遥远的口号。

“如果舞台上没有人类角色，故事还能不能成立？”编剧德吉央宗在创作札记里写下的这句追问，成为全剧美学立论的支持点。《高原上的精灵》把叙事权力彻底交给牦牛、黑颈鹤、赤麻鸭等高原物种，让它们以第一人称视角诉说家园的枯荣。剧作拒

绝任何“拟人化”背后的居高临下——动物不是被投射道德富言的符号，也不是穿毛绒外套的“小朋友替身”，它们拥有自己的部族史、信仰与政治；牦牛族长阿丹用角冠丈量雪线的进退；黑颈鹤女巫阿佳以羽翼占卜季风的转向；藏野驴少年岚泽则在干裂的湖床画出水纹的形状，以此缅怀消失的湿地。

“去人类中心化”并非简单的角色替换，而是一种权力结构的倒置：人类被悬置为“不在场的幽灵”，他们的痕迹——被污染湖水的方便面包装袋、饮料瓶以及形形色色的现代垃圾所取代，成为动物们口

在叙事层面，《高原上的精灵》以“歌舞叙事”替代“对白叙事”：弦子、鹰笛、扎念琴与西方管乐混编，形成兼具雪域基因与童话色彩的声场；踢踏、锅庄、弦子舞被拆解为踩地、甩袖、旋转等动能模块，让孩子一眼辨识“谁在跳”“为何而跳”。当藏野驴因干渴而倒地，音乐骤停，舞台灯从暖黄转为冷蓝；子母湖重连时，黑颈鹤领唱童谣，全场又跟着节拍鼓掌——情感在被音乐标记的“空白”里自然发酵。全剧无论音声还是动作，形式感极强又充满童趣与活力，能深深吸引观众的目光。

服饰设计同样遵循“生态语法”：所有颜色与纹样先经过“物种生态位”筛选，再提炼为舞台符号。黑颈鹤的黑白羽纹被夸张为拖尾长披，舞者旋转时像一汪移动的“水墨”；牦牛族长的毛色被拆解为咖啡、赭石、灰黑三层次毡布，边缘刻意露出未锁边的流苏，模拟风掀动粗毛的野拙。最惊艳的是“盐碱地”群舞：演员披米白粗麻，头戴结晶盐冠，在鼓点里匍匐、翻滚，仿佛龟裂大地本身在呻吟——孩子不需要听懂“土地荒漠化”的术语，只需看见“土地在哭”，便能产生本能的疼惜。

台词写作则严守“童真话语”的边界：不用形容词堆砌，不用概念性总结，只用具体名词与动词。以“也不能什么都听大人的……”作为“至善童心”的出发点——没有“保护”“责任”等大词，却把“行动的理由”留在身体感受。当剧终所有角色齐声唱起赞美和谐自然的童谣，孩子们会自发跟唱，仿佛与高原定下一场明天的约会。

走出剧场，拉萨的夜风带着雅鲁藏布江的水汽。我听见走出剧场的小朋友们不停地与家长谈论着舞台上种种——那一刻，《高原上的精灵》的创作已经成功了：愿这股“小跑”汇流成河，一路奔向高原，也奔向所有仍在寻找“如何与世界相处”的我们。

文艺评论

夏建国



放歌长江

夏建国

金戈铁马，赤壁的烈火曾映红它的面颊，采石矶的战鼓曾震动它的胸膛。它看惯了成败，也听惯了兴亡，却始终沉默着，向前流淌。

然而，今日伫立于此，我忽然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焦渴。这焦渴，并非为了凭吊往昔，而是为了那尚未展开的、波涛汹涌的未来。

长江，你不应只是中华民族记忆的保管者，你更应是它未来的领航人。你那磅礴的力量，曾推动过水磨与帆船，后来推动了涡轮与电机，那么明天，它应当去推动一个全新的时代。

这力量，该是智慧的催化剂。让沿江的灯火，不仅是渔火与市井的霓虹，更应是实验室中彻夜不熄的、探寻宇宙奥秘的星光。让这江水，灌溉的不再仅仅是“花的国土”，更应是人类心智中那片待开垦的荒原。我们要在那江畔，种下最前沿的代码，培育最精微的芯片，让人工智能的根系，从你这母亲河的沃土中汲取养分，长出参天的智慧之树。

这力量，也该是生命的延伸剂。你那纯洁的清流，既然能滋养万物，也必能启迪我们，去探寻生命本身的奥秘。在你这流域之上，应建立起破解遗传密码的圣殿，将那“溯源从之，道阻且长”的对于永生的渴求，化作科学的舟楫。我们要让人类的年华，如同你的流水，既能汹涌澎湃，也能源远流长。

长江，我的母亲河！你的责任，不再囿于这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了。你的涛声，应当回荡在更辽阔的“天际”。你的胸怀，既然能容纳百川，也必能容纳星辰。从你这儿出发的，不应只有航船，还应有驶向深空的方舟。你这源自青藏高原的水流，你的终点，不应是东海，而应是银河，是宇宙那无涯的汪洋。